

找吴恩裕先生约稿

刘心武



今年春末又到卧佛山庄小住，除了去寺内看卧佛，到樱桃沟看杉树林，到牡丹园看姹紫嫣红的牡丹，少不得也还要漫步到黄叶村，再到曹雪芹纪念馆兜一圈，在馆后书店，见有吴恩裕先生《考碑小记》增订本，立即购得一册，回到古树掩映的客房中，未及展卷，往事便涌溢心头。

1978年，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（现北京出版集团）文艺编辑室，参与《十月》创刊，同仁们个个热情澎湃，都想为文艺的新春，约来灿烂的百花，现实题材的作品当然急需，其他题材的也很欢迎。我早就是个《红楼梦》迷，心想何不想方设法约来与之相关的作品？我早就深受周汝昌先生《红楼梦新证》影响，但考虑到吴先生的文章属于学术性的，《十月》定位是文艺刊物（开始称“文艺丛书”），就暂且没有去找他，但听说有位金寄水先生，写成了从《红楼梦》延伸出来的《司棋》，而且那时就住在编辑部附近，便上门拜访。进得一个很大的院落，当年必是大户人家的宅子，那时已沦为杂院。找到金先生家，惊讶地发现，他所居住的，竟是把当年游廊的一截，砌上砖墙，隔成的一个蜗居，长约五米，宽度不足两米，进门是个窄长条儿，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床一柜一桌一椅，金先生请我坐椅子，自己就坐在床上接待我。那居所虽小，却拾掇得窗明几净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是迎门墙上挂了个金先生的自题匾《科头抱膝轩》。金先生可是显赫一世的清朝睿亲王的后裔啊，原来住阔大富丽的王府，如今却住这科头抱膝方能容下身躯的隙地。但他头发一丝不乱，衣裳朴素而极为整洁，跟我聊起来，温文尔雅，心态怡然，不仅绝无怨天尤人之辞，还颇能自嘲，真乃妙人。我说明约稿来意，希望他能把章回体的《司棋》拿给《十月》刊发，他说已经把稿子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了，那边答应给书。知他那《司棋》是“红楼梦外编之一”，便问之二写哪个？他说也许平儿也许晴雯，尚未敲定，我就敦促他先写《晴雯》，我说读《红楼梦》里有这样几句：“晴雯进来时，也不记得家乡父母，只知有个姑舅哥哥，专能庖宰，也沦落在外”，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工食”。我问金先生：何谓姑舅哥哥？依我想，姑妈姑姑的儿子是姑表哥，舅舅舅母的儿子是舅表哥，姑舅怎能混称？您可写个明白，再，晴雯小小年纪，自己有了好去处，竟能顾及能庖宰的亲戚，让其能“吃工食”，“吃工食”在清代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？金先生说他若写出《晴雯》一定交我。他建议：有位吴恩裕先生，出版过《曹雪芹的故事》，何不约他给《十月》写新篇故事呢？一句话提醒了我，想起来，1962年中华书局刚出版那书时，我曾买到一册，读来兴味盎然，后来竟未能保存住，十几年过去，也不见再版，若吴先生有新写出的故事，刊于《十月》岂不令读者惊喜？忙问金先生知否吴先生的联络地址，金先生说他与吴先生虽心仪多年，却并无交往。

但我很快便有了吴先生的地址。参加一个文化界活动时，见到了清史研究的领军者戴逸先生，对我极为友好，听说我想找吴恩裕先生，立即告诉了我吴先生的地址，原来他们都住沙滩一带。那时候手机还没发明，一般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家中也无座机，难以预约，因此到家门外敲门（那时一般家庭门外也无电铃，门上也无“猫眼”），主人多不怪罪。在沙滩一处地方，敲门以后，吴先生亲自接待了我。他比金寄水大六岁，比戴逸大十九岁，那一年应该已近七十岁，但看上去至多花甲，头发黑黑的，身材保持得恰到好处，眉宇间有英气，却又透着儒雅，他邀我进屋，屋顶顶较低矮，但房间不算小，书桌也颇气派，桌上坐着书籍纸张，我就按他指示坐到书桌旁，他则坐在平日写作的位置上，跟他交谈中，就感觉他与金寄水虽然都属文人，但他有一种留洋的气质，而金则氤氲出旗人的做派，都礼数周全，但吴先生绝不过多寒暄，相比之下，金先生就未免客套略多。我说明来意，吴先生现出笑容，很高兴，说十六年过去，你还记得《曹雪芹的故事》，其实那个时候，所搜集到的关于曹雪芹的资料，还很有限，写起来未免吃力，现在，又陆续有新材料发现，应该慎重筛选梳理后编写进去。我就说，以前不仅读过他的《曹雪芹的故事》，那完全学术性的《关于曹雪芹八种》——他插话，告诉我后来又增订为《关于曹雪芹十种》——我也读过，1973年他在《文物》杂志披露关于曹雪芹《废艺斋集稿》等佚著的发现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，作为谜团，我也是捧读再三。他说太好了，遇到熟悉之前著作的编辑，再审阅他新的作品，两下里都会省劲儿。我们虽是初次见面，聊得投机，竟不知天色已昏，要不是其夫人过来招呼他去吃晚饭，还不知道我们会聊到那阵儿。

那次约稿，吴先生慨然答应为《十月》提供《曹雪芹的故事》新篇。回去跟编辑部同仁们说，都很期待。本来我希望吴先生能尽快写出，在1978年8月的创刊号上就跟踪着见面。但再去拜访时，他说构思尚未成熟。他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四开横开装订的厚册子，里面精裱着文化界知名人士写给他的亲笔信，每封信的信封裱在信的前面。那个册子，可想而知，是绝不轻易示人的。他拿给我看，是对我的厚爱及信任。最前面是茅盾写给我的多封信函，其中有一封是1973年他在《文物》杂志披露曹雪芹佚著《废艺斋集稿》后写给我的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新材料的发现，或偶然，但台端考订之精审，却使断简复活，放异彩，而曹雪芹之叛逆性格、思想转变过程，逐一信而有征。足下旧作《曹雪芹的故事》，应予补充，再版问世，则有裨于青年，殊非鲜也。”吴先生颇动感情地说：“茅公鼓励我写，我怎能懈怠？”《十月》约我写，我怎能推托？”我看到他那镜片后的眸子闪闪发光，就越发理解他下面的话：“但我必须对读者负责，尤其对青年一代负责，要让他们准确地进入曹雪芹的内心世界。因此一定要精心构思、审慎下笔。我所写的虽然是故事，但不同于一般的小说，我不能妄拟人物的心理活动，每一段情节，每一个细节，都要尽量有资料支撑，大体是白描的笔法，人物有对话，具体的对话也是根据文献资料引申的，正如古本《石头记》楔子中所申明的：追踪踪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也。”说得我心里好痒，哪天才能拿到他的文稿呢？却不好硬催。

他又说：“我研究曹雪芹，案头文献功和腿功是齐头并进的，过几天我就又要去香山一带田野考察！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在约定的时间交稿。”我就问：“这回的田野考察，是不是又由吴德安陪同呀？”他颇惊讶：“你也认识吴德安？”我就告诉他，吴德安的舅舅，是我父亲的发小和终身挚友，虽然我父亲和吴德安舅舅都已去世，但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在吴先生先后出版的《曹雪芹丛考》《考碑小记》里，都几次提到吴德安，如一九七三年三月，“吴德安同志来告，香山饭店之上，去森玉笏途中，有一石镌曰‘一拳石’，并以为此词或与曹雪芹《题自画石》诗之首二句‘爱此一拳石，玲珑出自自然’有关，遂于三月二十五日与德安同志同赴香山，至半山，乃见此石，则‘一拳石’三字，赫然在目……”又如“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，与吴德安同志往访香山正黄旗席振瀛君”，“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，余与吴德安同志去蓝靛厂火器营访问八十一岁老人麻廷惠”……那时对男女都愤称同志，如今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读到吴恩裕先生的这些记叙，会以为吴德安是位男士，其实是位女士，那时候才二十多岁，从北京服务学校毕业后，在动物园粤春堂餐厅当过厨师，后来到了香山公园管轄的卧佛寺大门外的国营照相点为游客拍照，是个热爱文艺的青年。在香山地区她拜访过住在那里的作家杨沫、关露，因为热爱《红楼梦》，又主动联系到了吴恩裕先生，帮助他进行田野考察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，后获硕士学位，到孟菲斯大学任教，再后专注于把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诗歌译介到国内。此是后话。我提及吴德安，

他笑叹：“世界真小！”六月下旬，我终于拿到了吴恩裕先生新写的四篇关于曹雪芹的故事，欣喜莫名，却又有些遗憾，跟他说：“您早给我十天，还能赶上创刊号，可如今创刊号已经下厂印刷，您这组美文只好刊发在第二期了！”

溽暑八月，《十月》创刊号印出来了，我马上骑车给吴先生送去。他高兴地先端详封面，连赞端庄而又雅致，翻看目录：李准电影小说《杜牧行》、陆柱国中篇小说《吐尔逊的故事》、刘心武短篇小说《爱情的位置》……他注意到特开辟了“学习与借鉴”专栏，刊发了鲁迅的《药》、茅盾的《春蚕》、屠格涅夫的《木木》、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我说：“这些中外名篇对您来说不稀奇，但我们考虑到目下许多年轻人‘缺氧’，所以引领他们重返文学经典的森林……”他则说：“我这老头子也喜欢啊，算老友重逢吧！”又说：“你们真行！这刊物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！真期待第二期出来！”

第二期在金秋也出刊了，我又在第一时间骑车把刊给吴先生送去。第二期有叶君健长篇《自由》、李英儒长篇《游击队长》选载、白桦与郑君里（郑已去世，刊出时署名加黑框）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《李白与杜甫》、林斤澜短篇小说《膏药先生》、吴恩裕传记故事《曹雪芹之死》……仍有“学习与借鉴”专栏：夏衍《以身工》、杰克·伦敦《一块牛排》等。

吴先生拿到刊物，不免先翻到刊登他大作的篇页，他原来的总题目是《曹雪芹的传记故事》，我编发时给改为《曹雪芹之死》，是考虑到，他196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曹雪芹的故事》一书，包括《著书山村》《呼酒谈往》《小聚香山》《槐园秋晓》《传奇题句》《一病无医》等八篇，基本上扫描出曹雪芹的后半生，而这次新写的四篇《德安集》《文星殒陨》《遗爱人间》《遗著题句》，则基本上是写他最后的岁月，因之不如以《曹雪芹之死》的总题引领。他后来在文末加了附记：“本篇是《曹雪芹传记故事》一书中的几篇，原来都各有专题，现经编者建议改为今题。意图是根据已知材料，结合近十几年来发现的实物、文字和传说，写《红楼梦》作者逝世前后的情况，我不想在写他实际上平淡的生活时，加上任何耸人听闻的虚构；但对他的思想却有一些推测性的描绘——有的通过对话，有的通过叙述。对他，我力求既描述他的进步思想，又不逾越他的时代局限。”

做得很不够，希望批评指正。一九七八年六月末一日作者于沙滩”，发稿前，我曾美术编辑约人为此四篇美文配图，美编把清样拿去请范曾看过绘制，很快画出了四幅线描插图，构图及人物刻画都很精妙，美编拿给我看，我赞叹：“真乃锦上添花！”吴先生翻阅样刊，对插图也很满意。我就趁热打铁，约吴先生再写几篇。我建议，无妨专门写一篇曹雪芹与鄂比交往的故事。

据吴先生1963年亲自采访过的香山张永海老人叙，前辈传说下来，曹雪芹寓居香山附近时，有底层旗人鄂比与其交友，鄂比曾口诵一联赠雪芹：“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，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，真不错”，两联与口传只差三个字，这就足以证明关于鄂比与曹雪芹的交往，以及曹雪芹在他人眼中的高尚人品，都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对吴先生说，我知道，关于苏家老屋二百年前是否曹雪芹寓居过，那里是否可考订为曹雪芹故居，以及《废艺斋集稿》的真伪，张行家传的黄松书箱是否真是曹雪芹家属遗物，乃至“爱此一拳石”的句子是否曹雪芹所咏，包括德安塑像的真伪，都有争议，但据之写成文学性作品，即《曹雪芹的故事》，应该是有助于人们了解、理解曹雪芹的高尚品质与精神世界的，好比尽管尚不能就黄叶村苏家老屋为曹雪芹故居达成共识，但将其营造为曹雪芹纪念馆，让敬仰他的和热爱《红楼梦》的人们有个寄托怀念之情的空间，是桩功德无量的好事一样。吴先生应允再接再厉，为《十月》再撰新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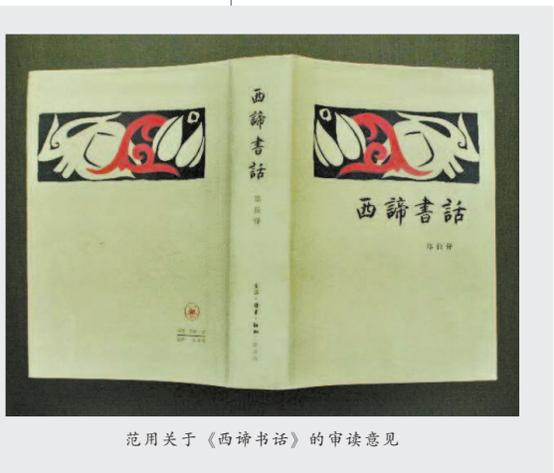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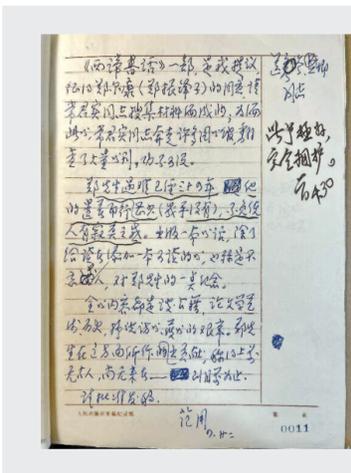
转眼到了1979年，忽一日编辑部座机铃响，是吴先生找我，让我去他那里一趟。我匆匆赶去，以为是他有曹雪芹故事的新篇，没想到他递给我一大包稿件，说是两个青年人写的小说，他翻了翻，觉得颇有新意，因此帮他们投给《十月》。我拿回去看罢，便知自己在《十月》创刊号发表的《爱情的位置》已完成突破禁区的历史使命，真正的爱情小说已经出现，从此中国文学中爱情题材必将兴盛，后来这两个年轻人的这部中篇小说，由同事责编，以靳凡的署名、《公开的情书》为题，在1980年《十月》第一期刊出，再后来也有靳凡只是一位女作家化名，并非二人合作的说法，此篇一出，便引起不小轰动。

那一届中国大步迈入改革开放的佳境，大家都很忙。1979年12月12日下午3时半，正在写字台前赶写《我对曹雪芹上舞台或上银幕的看法》一文的吴恩裕先生，心脏病突发，昏倒在地，竟未能抢救过来。这篇后来于1979年12月26日发表于《文汇报》的遗作（上图右），已经写到第18页，稿纸上还留下一道浅浅的笔迹划出去的痕迹。得知这个噩耗，我惊诧莫名，悲痛不已。

2019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吴恩裕先生110年诞辰，编印出版了《吴恩裕文集》六卷，前三卷显示出，他本是留英归国的政治学家、法学家，在那两个专业领域有很高的造诣，后三卷则展示了他在红学领域，特别是红学分支曹雪芹领域的累累硕果，其中第六卷最后收入的就是《曹雪芹的故事》和《考碑小记——曹雪芹红楼梦琐记》。

在卧佛山庄客房中，骤起的强风送来松涛之声，窗棂轧轧作响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在阅读灯的光圈中，翻开刚购得的《考碑小记——曹雪芹红楼梦琐记》增订本，吴先生的音容宛在眼前，我再一次在他引领下，进入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的世界。

2021年5月3日 温榆斋



范用关于《西语书话》的审阅意见

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，春意初回的日子，三联书店《读书》杂志一飞冲天，与此同时，又密集推出了多种“书话书”，让饥渴已久的读书人大快朵颐。

“书话”即“话书”，就是关于书的书，一般由若干篇散文小品组成，内容无非是买书、借书、读书、藏书、评书等事情。书话名家唐弢认为，写书话需要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，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气息；它给人知识，也给人以艺术享受；书话虽然有资料的作用，但光有资料不等于书话。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、词话、曲话，也有以文献为主，专谈藏书与版本的如清末民初的《书林清话》。唐弢偏重于“书”本身，不喜欢铺张和无限延伸。他于1962年出版的《书话》和1980年出版的《晦庵书话》可视为这方面的范例。

三联书店书话的出版与时任人民出版社社社长、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分不开。早在1973年，风雨如晦之中，范用就剪贴了许多唐弢发表但没有收入《书话》的报刊文章，寄给唐弢，使唐弢“惊奇而又感动”。延至1978年，改革开放，形势转好，范用遂向唐弢提出由三联书店重印《书话》的动议。唐弢于同年12月24日“专函奉告”：

一、前在电话中曾奉达：去年或今年初，郑铤（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——汪注）来京，约将此书交上海文艺出版社，我口头曾答应考虑……我和别人通信时，曾请其转告郑铤同志，《书话》三联范用同志要出，请其同意，未获回音。您曾说也打算和郑铤打个招呼，不知有下文否？

二、《书话》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，他们没有来联系此书。不久前见到北京出版社重新成立的消息，但我和他们没有接触，仅见报载。不知此事是否要先和他们打招呼？乞告。

三、如改版，我打算用真名（原作者名晦庵——汪注），而将书名改为《晦庵书话》，共分三部分：（一）《书话》原收文四十篇（我已改正）；（二）曾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、内地未发表的《书城八记》八篇（也已搜集改正），谈版本、买书、校订等，每篇比《书话》略长；（三）解放前写的书话选录一部分（这是您上次谈及，我也想做，尚未动手）。

一个多月后，唐弢又给范用信曰：《书话》稿奉上，请您审阅。当时随手写出，没有全面安排，有的重要作家未谈及，有的谈得多了些。多的我已删去几篇（看来还多），少的一时无法补上了。我将在《后记》中说明。

目前计分：《书话》《读余书杂》《诗海一隅》《译书过眼录》《书城八记》《附录》等部分，恰当否？是否分栏太多？

书影插图，力求全有，但有几篇已无法可想……

这两封信透露了几个信息：一是作者不想原样出版《书话》，而想增加内容后做成另一本书；二是刚过了一个多月，作者就编完稿子“奉上”，可见他的急切心理；三是作者十分看重书影插图，“力求全有”，在当时，这可是一个超前的想法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1979年3月21日：“前日吴、冯二同志来，对原稿看得极仔细，又带来许多准备插入的照片，出版社对《晦庵书话》如此重视，真是既高兴，又惭愧也”。这“吴、冯二同志”，大约是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和的丈夫冯统一。吴彬一直在《读书》，曾任执行主编；冯统一是艺术研究院的人，专攻中国古典文学，当时是借用在三联。一年来唐弢出了好几本书，可是“无一当意者，《海山论集》算是差强人意的一本，然而题目所占行数之少，注释线上下忽宽忽窄，用纸之黑（与袁鹰《风帆》一比可见），令人泄气。

《晦庵书话》不于此”。由此可看出他对这本话书也是看重的，对书籍设计尤其在意。

作为“书痴”，也作为业余书籍设计者，范用与唐弢可说是心有灵犀，他特意请年过七十的老艺术家钱君匋设计书封。钱君匋与鲁迅、陶元庆交往很深，受他们影响，坚持书面的装饰要做到“就是在读者的案头陈列时也觉得有一种新鲜的趣味”；强调书籍装帧要“富于图案趣味”，主张以图案作为装饰，而排斥以自然画作为装饰。他设计的《晦庵书话》为32开，封面封底全用灰色地儿，面封下部是黑、褐两色描绘的对称的鸭与草的图案，顶部有连续山形图案，手写的书名反白字，作者名黑字；底封重复使用草和山形图案。简单、晦暗的色彩，搭配起来却有响亮

汪家明

范用——书话书的推动者

难忘的书与人

的效果，让人联想到敦煌壁画。鸭子和草的图案虽然与书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，却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，让人喜欢。扉页也讲究，左下方选用一页作者的手稿，稿纸格子线红色，字黑色，右上竖排书名——这扉页并非钱君匋设计，而是范用的手笔。内文版式我猜也出于范用；版心不大，天地宽朗，5号宋体铅字，每页横排22行，每篇题目占7行，从容大方，读时赏心悦目。

《晦庵书话》于1980年9月出版，作者署名“唐弢”。此书堪称书话书的先声，从内容、设计到印制都受到好评。其封面设计被视为钱君匋晚年代表作，获国家书籍装帧优秀奖。

《晦庵书话》之后，又有郑振铎的《西语书话》。三联书店留存下来的这本书的书稿档案中的“审读意见”是范用亲自写的：

《西语书话》一部，是我建议，征得郑尔康（郑振铎子）的同意，请常君实同志搜集材料编成的；为编此书，常君实同志奔走许多图书馆，翻查了大量书刊，功不可没。郑先生遇难已经三十四年，他的遗著甚少印行（几乎没有），不免使人有寂寞之感。出版一本话书，给读者添加一本可读的书，也算是不忘前人，对郑先生的一点纪念。

全书的内容都是谈古籍，论文学艺术、历史，折说访书、获书的艰辛。郑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，称得上前无古人，尚无来者——到目前为止。

请批准发稿。 范用 4月22日（1982）

送彦修、惠卿同志 短短的审读意见，充满了庄严崇敬之感，令人读之动容。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的曾彦修批示曰：“此书极好，完全拥护！”

发稿单上，范用特别注明：“在版权页的上方加印：责任编辑：常君实；封面设计：钱君匋；扉页设计：叶雨——‘叶雨’即‘叶余’，范用是也。”

审读意见后页，有范用列出的三联书店已出版和打算出版的书籍书共11种，除《西语书话》和《晦庵书话》，还有黄裳的《榆下说书》、杨宪益的《译余偶拾》、曹聚仁的《书林新话》、叶灵凤的《庸庵书话》（后来改为三册《读书随笔》——汪注）、陈原的《书林漫话》（二册）、杜渐的《书海夜航》（二册）、孙犁《题未定》（后来出版书名为《书林秋草》——汪注）等。

《西语书话》成书厚达726页，精装一册，平装分为上下两册。书前有叶圣陶写的序、书影31页，书后附北京图书馆文献学家赵万里写的《西语书目序》。范用在当年8月号《读书》封底写了一则预告：

辑旧遗著，凡二八零篇，近四十万言。内容广泛，涉及唐代至清代文学艺术古籍：珍本、刻本和抄本，包括小说话本、杂剧、诗词、杂记、版画。附有书影多幅。（排印中）

如今，孙犁、唐弢、黄裳、杨宪益等一众书话名家先后谢世，范用也于2010年9月14日仙去，然而书话书已然图书中的一个板块，每年都有新作涌现，实为天下读书人偏爱的“独食”。每当到手一本新作，我就会想起它的推动者——书痴范用。